

東里遺稿 全

和歌
1447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64 號
第 1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和16
號1447
卷

慶應紀元改刻

東里遺稿
全外集

全全

下毛佐楚

柳圃堂
煉霞堂
藏梓

東里遺稿序

東里先生既逝門人須藤子直集其平生文詩題曰
東里遺稿刻而藏之爾後三十餘年四方人士聞先
生之風乞遺稿者漸衆子直之族仲友與其友子類
修卿謀欲再刻以廣其傳乞跋於錦城太田氏跋成
而不刻及子直之孫子寬病原刻之漫漶磨滅不可
讀也亦欲重刊之乞古賀學士之文以叙其由既亦
不果刻予也譚劣不足以知君子然先生之德夙所
欽慕每聞其有藏寸簡尺牘者不擇遠邇輒就而抄



之如是者凡數十年得其雜文和歌及書牘數十篇
乃彙為一卷觀其言皆諄々然誨人之切者也是可
以與遺稿竝觀矣尺牘中多言及芳子者又有交游
死生聚散之感亦可以與遺稿互相証矣不可不傳
也邑宰柏塢君須藤氏之宗也予乃告之曰東里先
生隱君子也一生韜光自晦獨以其久於吾鄉也鄉
人深知之今也世遠書殘則雖吾鄉亦寡人希知焉
先生之言皆出於至誠惻怛頑石亦為之點頭其益
於世道人心豈少小乎哉請重鈔遺稿以成仲友子

寬之志且附以僕多年所得子其有意乎柏塢君悅
遂與校讐且署其事於卷端以授剗氏云
文久三年癸亥正月

服部政世謹撰



志明敏而其中有未遽易與聞者也將歸子
直出新瓦者一編曰是吾師東里中根先生
之文先生行已精幹刻苦至興居飲食之微
皆有定準不苟其待人豁然寬恕心不粗置
藩籬雖儉人凶毒嘗擠之害惡地者苟能革
面而來則前日之一二未嘗毫宿於其心必
懇懇誘之於善不舍也故其高潔雖可憚然
久後小人女子亦知信愛之焉作文不留意
又不自收拾故隨卽散失其自錄畱家者獨

此編而已此其鞠育弟之女芳子本末自述
者也余聞而恍然自失曰嗚今之時安得若
人哉而讀其文雅馴古勅有左氏國語之遺
而運諸已能反覆自盡大異於世所謂古文
辭剽奇字行險句虛驕薄隘悍然不朽自處
者之爲也其鞠育幼子忠恕慈厚纖悉必至
雖慈母保姆之心求體察亦有未能盡者而
又諄諄引之於道也此皆可貴已豈非倫理
之變盡其道而文又能道之耶是不可不傳

也既後子直又輯錄他文詩數十編附之間
序余二知先生非一日故樂爲之言也凡先
生流離困敗有以自立不改其樂焉者蓋有
得於王陽明天地萬物一體之學也而大人
歌人說卽其晚年自得者云其他德業子直
狀備矣嗚呼先生可謂弘毅君子哉

明和八年辛卯十一月讚岐柴邦彥撰

東里先生遺文目錄

新瓦直火室

新瓦附錄

詩文凡五篇

知松菴記來而未果余年六十且賈以精好

與高子啓書

菅神廟碑

謁菅相公祠詩

送芳子歸相模詩

并序

別錄

詩文凡二十八篇

贈子直

同諸友泛安蘇沼

艸廬成龜峰禪師賜詩和以謝之

艸廬成大法禪師賜詩和以謝之

早朝

高子啓將來而未果余年六十見賀以詩故有

此作不唯以謝之

子直成室

九日贈藤伯梓

遠望

范蠡

虞姬怨

雜詩 二首

古意

元日

除夜

冬望

雪

送信甫之京

南歸歌

黃花園記

秋夜記

千之說

理平

題婦女身觀世音圖

大人歌 二首

人說

新瓦書傳習錄後

跟潘越世端

右新瓦一篇附錄詩文五篇先生所自錄以授芳
 子也不敢妄易置盡從原本續附錄詩文二十九
 篇則今溫所輯錄也其二十六篇則皆東都下毛
 之所作也大人歌二首人說則最後在于浦賀所
 目作者也先生嘗遺溫書曰賤軀老疾交集凡百好
 事皆以廢唯好學之志日益壯矣死而後已夫往
 時所作之文章皆浮華之言恐誤已誤人今悉棄
 之机上獨餘大人歌耳因贈相視蓋先生竭一生

之力窮王氏之蘊奧以作此歌其文簡其旨遠正
夫公平簡易明直最修身之要言不易多得者云
明和丙戌秋七月中元日須藤溫謹識

書勸督檢錄

服部政世識

新瓦

門人下毛須藤溫校
延享三年丙寅予居于下毛知松菴是歲冬家
弟叔德以其幼女芳子至自相模因屬芳子於
予而還明年丁卯夏芳子纔四歲未可誨也而
予老矣故叙所聞以爲一編畫鳥獸於端飾以
朱綠名曰新瓦乃使芳子弄之庶乎遂能讀之
以私淑也不然凡百君子將或以此誨芳子焉
則予雖死亦不朽矣其辭曰

東里先生文集

咨汝芳子汝相模人也何爲遠來居於下毛此汝父不能庇汝以爲我艱其薄才拙謀誠可笑也雖然以汝觀之其哀哀者孰大於是吾將語之往年甲子春二月二十四日汝母纔生汝未及舉汝而違世矣則愍汝憂汝者唯汝父與汝外祖母也我之愍汝雖不如汝父亦當與汝父同憂焉然相去四十里徒憂汝耳於汝何益哉汝父雖愍汝而汝之鞠則不如汝母也惟其不如汝母也是以愍汝益深愍汝益深故凡所以鞠汝者莫不至矣則雖汝母亦無以加焉其所

闕者乳耳家貧不得爲汝買乳婢則乞乳於人之婦焉汝之啼也抱而就之然汝未能多飲纔飽則已少焉復饑饑則復啼汝父安得不數往而乞焉乍往乍還日夜不輟如此者數月終爲其所厭矣於它婦也亦如之故不得已乃代乳以糜豈不悲哉然汝父躬自爲之飪不失宜多寡有節與之以時故汝雖不得乳亦未嘗瘠且無病矣是汝父能應其變以完汝也夫親之於子也父生之母鞠之若汝父非唯生汝而又鞠焉此乃兼父母之德而其勞苦又如是汝豈

忍忘之哉

咨汝芳子曩者汝父之鞠汝也不唯鞠汝亦不可以不自食焉苟不自食焉無以鞠汝故託汝於西家之嫗而從事於市將多得錢以與其人而使厚養汝且以自食焉亦不得已耳於是竭心窮力任重忍難日行數里營營汲汲莫或遑處然錢不可多得而所以與嫗者或未備也吾雖遺之錢猶未足以補其闕也則欲使嫗不缺望而遷怒於汝其可得乎此汝父之憂所以愈深也吾明告汝昔者吾與汝父寓於江都

其鄰之婦貪而虐人皆惡之竊號爲狼狼嘗養人之兒以受其直直之未人也愛兒如子既得其直則如棄焉此其所以爲狼也兒纔三歲其始至也豐頰善笑甚可愛也未幾其憔悴不忍見也是何故哉饑不必得食渴不必得飲誰携之使行誰定之使寐口未能辯心未能慮自投而泣恐其將見怒於狼也不敢出聲怫鬱泣血如幽囚然又有群兒侮之唾其面紵其臂擢其髮爪其膚使其號泣以爲嬉戲而狼不禁焉豈徒不禁焉又從而笑之見其父來則僞愛兒抱

爺父

之撫之使笑且言欲以欺其父不亦狡乎夫飢者易
爲食渴者易爲飲今此兒也唯狼之虐是畏敢望其
慈故纔見抱載笑載言悲夫父見兒之憊也泫然涕
下豈不察其所由哉不敢言耳且欲以慰兒故笑而
見之兒亦見父顏如解倒懸見齒而笑乃言曰君來
君來其喜愈甚而愈可悲也於是父寘兒子懷與之
飲食從其所欲使極歡焉然後去其將去也慮兒之
弗許故不敢告以實予之菓子若木偶以怡悅之然
後給曰如廁或曰如鄰兒則許之而未能請其早還

也笑而送之父之去也纔出其門則木偶及菓子盡
爲群兒所奪而不能與爭也呼父而啼啼極而寤寤
則復啼吾與汝父不忍聞其聲也遷坐而食猶未能
飽况其父乎彼度兒之將如此也豈不腸回魂飛哉
然不得淹留以順適之蓋其所事急於此也於是父
子不相見或二三日或五六月數月之間大氏如是
而皆病矣自此以往吾不得而知焉夫汝之於嫗也
亦此類耳然而未至於此極者以汝外祖母在其鄰
也此雖不得養汝然未嘗斯須忘汝也苟得甘脆輒

以賜汝汝之啼也趨而視之且數饋姬魚及菜菓以
致敬焉姬甚憚之是以不敢輕汝而肆其虐汝父賴
之去年丙寅秋九月汝外祖母亦沒矣則汝父無以
爲助焉江都之事將於汝乎見之是以不忍復與汝
別將賣什器以鞠汝猶恐終無以完汝也冬十一月
來謀諸我我恐姬之將虐汝也未及問其詳乃讓汝
父以不與汝借來曰此投肉於虎而冀其不食也豈
可得乎於是使汝父速還迎汝然後計日以俟是時
也天將雨雪寒威可畏吾又謂汝不能來其必死矣

借使不死能無病乎則雖欲來不可得矣天之未汝
亡也雪不果下寒威忽減道路無虞故汝父得遄臻
于西家及汝之未死而救之矣然而汝困憊已甚泄
利數日張如鼓頭生瘍衣帶枕席二溲成水蠛蝨繩
繩雖見父來而不能起又不敢言唯目逆之汝父既
更汝衣又以身姬汝抱以還家鞠之如初且使飲藥
經二三日而後汝纔言且笑然泄利未已食飲尚少
不可以風故汝父欲暫家居以待汝全愈且以自休
然後發焉既而又謂囊中之錢纔足以治裝若曠日

以費之不可往矣天雖寒乎路雖遠乎安得已焉且
汝之在西家也奚翅天寒然汝已得不死況在我懷
抱乎我之適市也奚翅路遠然吾未嘗以自休況與
汝俱在乎遂發置汝於襁褓日行十里不能十里如
其費何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大明南至厲風北來是
月甲寅二十三日宿于戶塚汝猶泄利乙卯宿于江都汝
始善食丙辰宿于杉戶泄利乃愈丁巳至于知松菴
是歲汝父年五十當此祈寒浹辰之間跋涉往來百
二十里而其窮苦又如是雖云夔鑠吾未嘗不爲之

惴惴也

咨汝芳子汝之初至於斯也雖與汝父俱然以憚我
故未嘗見齒終日塊然坐於一處而無爲矣見者或
謂此將死不能長矣吾與汝父亦以爲憂然汝父又
將從事焉不可以不早還相模雖欲暫留以待汝親
我豈可得乎其將行也與汝菓子而別且誠汝曰唯
伯父之命是從亦可悲也而汝未有悲色不知其遠
行也及至日暮而後思之乃泣曰君不在君不在吾
雖爲之悲抱汝負汝強笑多言以慰諭汝然未能止

其泣也汝非唯於汝父爲然凡愛汝者汝亦愛之其來也喜其去也悲由此觀之自汝外祖母之終也汝父恐嫗之將虐汝故不敢離西家及其來與我謀則無若之何而汝之所以泣者豈唯如此哉於斯之時西家之人皆將助嫗爲虐豈有慰汝如我者哉若使汝稟氣甚薄乎死矣或如成人戀戀戚戚以薰心焉亦死矣或使汝父迎汝少安亦死矣吾每念此未嘗不寒心也汝父亦能寬裕含詢包荒以小不忍爲傷勇焉故雖至於此極亦未必如吾所慮也不然安能

堪其憂而活汝於將死乎是時也有謂汝父不慈而惡諸我者不亦異乎夫慈之義大矣固非汝父之所能盡也然父子之愛天性也其誰無之今世之人所以失之者三焉貧也窮也貪也貪者易之窮者忘之貧者忍之於是乎有飲藥以自敗其胎者有憂多費而不舉子者有男則舉之女則否者有鬻嬰兒而衣食之者有棄嬰兒於道路以自逸者斯數者豈人之所爲哉非唯人不爲雖鳥獸乎亦不爲也夫貪者吾不論也貧而不忍窮而無忘是謂守節守節爲士唯

士也可與言慈已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事也今於汝父纔見之矣豈不足以爲偉哉而謂之不慈則吾不信也若使汝父每事如此其誰間之曾是不意所以受其名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汝父有焉吾懼衆口之罔極也故明辨之而詳言之不唯爲汝父解嘲焉亦將使汝深考其德而篤信之庶乎雖有讒人亦無如汝何矣

咨汝芳子今春以來汝已親我如父矣而我未能愛汝如子也爲有媿焉何以知之鄉也吾觀汝之與汝父寢雖夜寒衣薄而未嘗啼及與我寢則雖燠亦啼何也蓋汝父豈不欲輾轉反側以適已哉恐其動汝是以不敢待汝自動然後從之我則不然雖黽勉爲之而弗能久矣此其所以異也又汝父未嘗怒汝汝之有過也厲其聲正其色以警焉爾故叱汝不及懼咎汝不及痛是教汝也夫善教子者寬裕溫柔施之有漸自細至大自淺入深始於胎教終於顧命不躐等焉汝父不學無術其安聞之然而吾見其往矣可以望其來也若我怒汝則自中心達於面目叱汝必

見目方七十一
懼答汝必痛西家之事其可爲也吾甚媿之夫唯媿
之是以弗爲也雖則弗爲也然其所以爲者存焉無
乃與汝父霄壤乎我猶然矣疏於我者可知也嗚呼
汝之無聊誰將與儔旣不知母又無兄弟且不得亟
見父而唯我是賴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其汝之
謂乎

咨汝芳子我亦羈旅餬口四方於今十年未必不凍
餒以死也而迎汝者欲使汝父姑紓汝死然後漸爲
之計爾安能終完汝乎是汝父之憂未弭也而其憂

大於前日哉何以言之汝旣親我又無疾病笑言啞
啞色容日盛且諸君子之臨吾廬者閔汝幼客於斯
也有賜汝衣帶者有賜汝畫圖者有賜汝菓子若木
偶者有顧汝拊汝視汝如子者有數使人迎汝而賜
汝飲食者此豈汝之所敢望哉比相模時實爲天淵
汝於是乎氣盛志佚漸以驕恣欲行遠也欲升高也
於衣有所恥焉於食有所擇焉亂我籩豆遷我書策
毀我縹瓷拔我錦葵使我不遑跪處吾雖爲之艷然
作色而不恤焉提我耳彈我鼻視我如偶人然汝之

未可誨也如此若欲待其可誨而後誨之則吾與汝
父墓之木拱矣其爲憂也何啻饑寒吾故曰大於前
日哉汝能讀書以考吾言然後思汝父之德則將知
其真昊天罔極雖百汝身然未足以報之矣汝其念
哉母藐藐爾母訑訑爾慎而德祗而載勿從非彝以
廢吾言哉及爲人婦也順而舅姑敬而所天宜而室
家使而子孫有所矜式則汝父之憂可得而解焉然
後於其德纔爲無違此汝之孝也

安且樂小人反是吾將以君子期汝汝亦不以自期
乎日汝父之來與我謀也離汝四十里又無汝外祖
母之保護汝也則嫗何憚而不逞其虐乎此乃委汝
於狼也夫嫗陰虐汝而陽愛汝故雖汝父數適西家
然未必知其詳也而我奚以察之於四十里之外如
視諸掌哉苟無以爲驗汝將謂我誣人而不之信故
極言之汝之初至於斯也吾欲察西家之事故問汝
嫗何爲汝乃瞋目切齒以爲其怒已狀且目指其頂
及手足曰此嫗所拳此嫗所爪吾熟視之其癡痕猶

有存者其驗一也孩提之時記性未定其於前事甚喜者記甚怒者記甚懼者記不然則否今汝所記於嫗爲多且戲汝曰嫗來嫗來則變色矣無乃以甚畏其虐之故乎其驗二也夫愛嬰兒者大氏不名其物或爲之貌或爲之聲以開喻之不然則重言之手曰手手乳曰乳乳寢曰寢寢起曰起起之類是已若夫謂鼓塤塤重言其聲也謂食甘甘重言其味也謂潏潏重言其貌也凡如此類皆將審其實以誨之豈所苟哉是謂幼幼若賤惡之則不然也嬰兒化之故

其所言乃其所聞今汝不謂潏潏而謂之小便如成人然則嫗之與汝言也可以見矣其驗三也我之使汝父迎汝也欲其速行故言汝之窮苦如親見之汝父未之必信及至於西家而後顧我言則如合符節其驗四也氓之蚩蚩莫非嫗也以此知彼何難之有詩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况嫗之心我固有之因忖度之是執柯以伐柯也夫豈遠哉其驗五也推此五驗以考其實而比諸狼不亦宜乎始吾不欲言之難彰其惡也雖然是之不言汝之患不著汝之

患不著汝父之所以憂汝者不可得而見焉則雖實汝以孝亦將惟庸罔念又安知其憂且危而不忘哉若乃因斯言宿怨於西家則非吾所以言之意也戒之慎之况嫗之鞅鞅吾與汝父爲有責焉豈得專歸咎於彼乎汝之所遇命也其所不遇亦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咨汝芳子吾欲汝之讀書也苟不讀書無以爲娛無以爲娛求之不已能無過乎且吾所以語汝者亦唯讀書而後可考也不然非徒無以爲娛又將不自知

其初矣今之婦人雖或讀書然其書皆國字方言非吾所謂書也於讀之乎何有吾未見其真能讀書者姑以所聞有五人焉井上通內史桃其三人則吾忘之矣今欲以汝六之豈不難哉吾舍其易而難是圖所以敬汝也人之言曰婦人女子抱兒爲多焉用讀書吾敢以此待汝乎夫載籍極博害讀害否譬諸木焉詩書爲根論語孝經爲幹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其枝葉華實也是爲綱領不可不讀也其餘不必讀焉不必不讀焉以成德者上也以知恥者次也以爲娛

者又其次也吾豈責汝以其上者哉雖然以爲娛之
至可以知恥知恥之至可以成德吾豈不望諸汝哉
吾聞之牝雞無晨陰不侵陽女之節也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婦之分也安分守節謂之懿德昭之脩之
是爲善讀書矣

咨汝芳子君子之愛子也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邪
之所自或在於親可不慎與今世之人大抵不教子
其教子者則已甚矣往往責駑駘以十里不死則病
矣况無諸已而求諸子強聒不舍繼之以怒是犯義

易方也將何以教之然而不納於邪者鮮矣夫人品
不齊上下差池其上者不待教也其下者不可教也
唯中人不可不教也且以文王之子言之武王周公
爲上非教而然也管蔡爲下非不教而然也其餘則
若而人是教而然也不教豈能然乎是爲中人中人
又有差上下亦然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文王之教
之也如時雨化之故被其澤或多或少或淺或深皆
自取之爾安得而齊之哉由此觀之武王周公雖無
文王猶興者也若管蔡則雖有文王亦無如之何矣

凡教子者可以見其則也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汝其識之
咨汝芳子吾每讀詩至蓼莪篇未嘗不潛焉出涕也
竊自謂如王偉元亦猶是乎既而考其所以然則霄
壤耳蓋偉元之不得事其親也與作此詩者同情而
又甚焉雖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我則異於是雖得
事親而不事焉高舉遠遊以失時矣及讀書考文以
知其過而欲改之則親不在矣於是乎泣無以自慰
豈得與王比乎哉吾將使汝三復是詩以爲則焉庶

無與我同乎夫事親雖男女異宜然其欲無父母詒
懼而已無悔焉則同也其第一章曰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孝子之詩是篇爲最是篇之義是章爲要夫舜之孝
天下大之而舜自視欲然所以爲舜也作此詩者其
庶幾乎比之於莪實其蓼蓼者也而自以爲蒿亦舜
之心哉蓋有是心斯有是言故曰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且讚親之德以昊天罔極然後萬世莫以尚焉而
凡事親者皆受其賜矣舜爲至孝是人次之其第二

章曰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夫親之憂子也日新月長子之幼也血氣未定師傅
未訓聞見未多猶有望焉及其壯也將唯其疾之憂
若猶未也其何望乎身既衰矣子又如是將以憂終
豈得不勞瘁乎哉蔚大於蒿勞瘁甚於劬勞蒿爲幼
弱蔚爲壯大可以見其辯矣其第三章曰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我生之初唯親是賴親之衰也唯我是賴我以親存
親以我終是我與親相爲命也親日衰我日壯親不
自憂其日衰之憂而樂我日壯之樂我敢不憂親之
憂而自樂其樂乎是以孝子無獨樂焉有獨憂焉夫
舜之憂親不與焉所謂獨也天下之物無以解之及
與親偕而後能樂其樂也將以忘天下天下猶可忘
而況其餘乎作此詩者親不在焉亦獨也故自以爲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入惻惻是爲鮮民鮮民無樂
不如死也極言其憂耳嗟乎不能憂此憂安能樂此

樂其所樂者皆可憂也其所憂者不足憂也憂孰甚焉其第四章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生我鞠我爲綱自拊我至於腹我爲目目下有目綱上有綱綱無始目無終非昊天無以稱焉此章之義縝密宏博實爲罔極請舉其一以爲準焉夫親之拊我也或笑焉或泣焉或歎息焉皆有其容有其色有其聲有所由然淵淵而湊源源而來靜言思之懷

抱之樂膝下之躡其死然也餘皆類此故古人謂親既沒者若誦是詩而不流涕非人子也豈不然乎其第五章曰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曩者親之存也南山是望飄風是聞以相歡也之烈烈之發發以爲娛也今則已矣豈不悲哉夫孝子之歡莫大於事親其悲莫甚於失親既有此悲矣然後思其所嘗歡焉如之何其不滋甚嗟乎方有此歡者不可以不愛日也其第六章曰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有始有卒爲穀乃養生喪死無憾也夫民不皆穀而云爾者豈思古乎是人也有始而已雖欲其卒不可得矣天也若夫衆人無始無卒雖或有始而不能卒雖或能卒亦未足以補其始之闕焉人也天人之分君子擇焉吾又聞之善事父母爲孝夫謂之善事焉則可以見其所及者廣且大非唯於父母之軀言之也天子之於天下非此不平諸侯之於國非此不治其教人也此以貫之蓋君不君非孝也父不父非孝

也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凡非禮非義者皆非孝也何以言之有一於此則父母不悅父母不悅可謂之善事焉乎是故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諸子百氏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皆以爲上而無間然者唯孝爲然善之著也美之會也德之宗也依乎宗則不亂矣取乎會則無關矣觀乎著則不眩矣汝其勉之嗚呼我之與汝語也日暮塗遠唯恐失之故於其言曾不顧躬之不逮也他日將爲汝笑而掩面於地下吾於是乎且懼且喜其懼者吾有罪焉其喜者汝頗啓

明將能讀書稽古以察我之非焉然後吾言可得而笑也
咨汝芳子先考亦羈旅若思不詳其所自出也家乘所書則唯其遺言先妣記之以語若思爾考姓中根氏名重勝字子義號武濱三河人也延寶間遊于伊津因家焉其鄉曰下田南至于海濱清幽島嶼可觀是爲武濱考樂之因以爲號焉正德三年癸巳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七葬于鄉北本覺寺旁男子五人所存唯二若思及汝父也

一女名克適合原勝房勝房江都人也居於相模相模之南有浦賀邑海關在焉勝房乃其小吏也終于浦賀先妣姓淺野氏江都人也若思既失業不能事焉託諸勝房元文三年戊午夏四月十八日卒于浦賀年七十一葬于關之東顯正寺又其東乃鴨居邨也汝父名孔昭字叔德號鴨居生于下田家于浦賀生一男名清吉移于鴨居生二女其一乃汝也汝姊名參參及清吉皆蚤夭汝母姓齊藤氏鴨居人也汝外祖妣姓前田氏卒于鴨居其墓所在曰不入斗

在鴨居西二里乃其生處也汝母及兄葬于先妣之塋汝姊墓在鴨居西德寺若思字敬父號東里下田人也汝初名琨及至於斯吾更之曰芳子芳之爲物可愛也子之言嗣也所以祝汝也

正德辛卯秋余適京師因寓於攝州中山之東其鄰有寺曰徧照院有僧六人相與采菌于野多得之亨而食之甚美明日先食者死背陷而紫後食者三人相繼皆死亦如之其幼者年十一曰露身有嫗飲其湯疾幾死

佐與者常州水戶城東吉滔邑人伊平太之妻也伊平大貧與妻並耕後得惡疾而不能行治之無效是以益貧至盡賣田以給湯藥佐與乃爲人挫鍼治纒以奉養之如事老親如保幼兒久而益篤伊平太閤其勞苦也乃謂之曰余之未死爾之力也德莫厚焉然而余疾不可爲也而爾尚壯雖更適人不亦可乎爾其圖之佐與泣曰不可若君之疾終不可諱吾將終身守其居焉况忍以勞苦棄君哉伊平太又欲浴奧州巖城之溫泉以治其疾而無財以治裝也佐與

借錢於人得三百文乃使工作車工知其志也爲求
美材以作之牢而不受其直於是佐與使伊平太寢
於車而躬自挽之欲以適巖城有童子皆幼佐與懷
其一而携其一則力不足以行車也請路人助之又
見巨室輒踵其門而借役焉然後能行乞食於路路
人憇之助挽其車者衆也遂得至于巖城伊平太浴
溫泉月餘疾愈大半乃與妻子俱步還吉沼實享保
十九年秋七月也州法出其境者必告諸官得報而
後行佐與弗知也及自巖城反里長以其犯法告吏

吏素聞其賢也不忍責之更具其事以言于官官命
贖其所賣田以賜之且復之終身
雪婦者江都漁人之妻也美而仁其夫死人將盪之
懼乃食地黄以土酥汁髮暴白如雪然人畏之
元文初江都橘坊倡越年十五六美而善歌富人之
子適其家者相屬於路一少年尤愛之數適焉後惜
其費而不敢也間一年復適焉越問之曰何其濶也
對曰治業焉爾曰何以復來曰夢神告余曰橘園之
遊將利於汝余敢不勉極歡而去越笑曰神過矣夫

遊于斯何利之有君子曰倡而言之異哉神信然乎其將赧然矣
享保辛亥余在江都江都油坊有隱君子賣卜以食自號無我余愛敬之問姓名不對余乃稱之曰司馬子無我笑曰子則誰也其實生乎因相親也明年壬子暮春之初余與無我遊於東郊是日也霖雨新晴桃李方華觀者往往宴于樹下余謂無我曰不亦樂乎乃作詩曰東野之華谷風其馥此有飲酒彼有食肉既飽既醉使我心樂無我笑曰彼自樂之我何與

焉余曰子以無我爲號何也曰夫子絕四其一乃無我也吾將學焉曰然則何以笑我詩乎夫唯無我也故無非我也彼亦我也此亦我也彼之所無此則有之此之所無彼則有之無不足也烏有餘也富貴貧賤壽夭禍福死生榮辱於是乎齊矣孝親敬長恤民愛物皆自愛也攻昧取亂禁暴遏虐皆自治也由此觀之則彼之樂豈非我之樂哉無我歎曰大哉言乎自非聖人其誰能之曰何必聖人雖吾儕乎亦可勉也譬如美玉其小大輕重不同而其爲寶則一也請

問其方曰難言也固問之乃曰其謙乎言謙則順事
謙則審容謙則恭色謙則和言順事審信也容恭色
和禮也信禮爲始義以節之勇以守之寬以居之德
莫美焉以此事君以此事父以此富貴以此貧賤以
此生以此死凡所以者莫非此也謂之仁焉謙之終
也謙能成仁仁又能謙謙仁相因如環無端然則雖
有我亦何能爲是無我也故天益之人好之鬼神福
之可不勉乎無我說更號謙齋而請記於余辭固請
乃記之此其大略也

余欲遺道川先生書曰若思言彥阪公執事秩秩德
音賜教實多若思不佞斯之未能聞旣鬻於市又耕
於野不敢與士君子齒者十二年於今矣况敢狂言
以犯執事之威嚴雖然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執事豈非民之父母哉願矜其情不錄其罪而熟察
之若思聞之丈夫生而願其有室女子生而願其有
家此親之所以憂也夫親憂之子敢愬然詩曰求我
庶士迨其吉兮可以見其憂矣若思將以姊之女喻
焉其未笄也家貧親病殆無以鞠之將屬諸人以爲

後圖若思不可乃謂女曰唯君子能憂人之憂如已
有之細人不能也女懼欲待其人而後往焉執事閔
之乃命若思獻諸數公公善遇之施及其親是若思
雖窮居草莽然未嘗不被二公之澤也敢忘其德今
此女也既以君子爲君矣見其事上也見其臨下也
見其與賓客言也皆將 國家之憂是憂而有以解
焉庶其波及已以慰老親乎待之十餘年猶未有家
而年三十矣君子將聽諸無聲視諸無形而爲之慘
然也况其親乎夫數公之德可謂厚矣若思豈不望

其有終哉又豈不望執事贊襄以卒大惠哉若思老
矣不得復就下風而承後命故敢獻書以布腹心唯
執事圖之又與女書以觀其志女固止之故不果也
女名仲合原勝房之子也性孝友以余此舉爲不已
知乃復書曰我家多難老母及弟實集于蓼吾所以
得救其急者君之賜也若使我嫁將唯人是從雖欲
如此豈可得乎是使親窮以自爲也是於親之憂損
其一而益其十也何以嫁爲余未肯從欲微勸之乃
詢諸周然後知其不可以不從焉嗟乎仲之孝也不

踐迹不阿世變而通之非能權者未易及也
樵者利山魚者便水冬裘夏葛男唯女俞易此必亂
王公自稱孤寡不穀謙它人則僭陽虎曰爲富不仁
矣爲仁不富矣此好言也亦莠言也公甫文伯死其
母不哭焉疑其好內也論者謂此賢母也不然必妒
妻也它如好賢之與悅色同辭習儀之與善於禮齊
名或美或惡存乎人焉是故孝子不自言其勞也忠
臣不自言其功也慈父不自言其恩也

新瓦終

新瓦附錄

知松菴記
下毛之西偏爲安蘇郡天明鄉在焉天明之南有寶
龍寺背市向野土厚水深雖則近市亦不囂塵其東
南隅最爲爽塏知松菴在焉乃余所居也延享丙寅
秋諸友作之是歲各家弟叔德女芳子自相模來因
與余居焉明年余撰新瓦以貽芳子初諸友之將作
斯廬也余與松村周行周旋鄉內而擇地焉又與鄉

人謀然後知此爲最也遂經營之不日而成東西三
步南北二步半茅茨采椽甕牖土階篳門西出竹籬
四周餘地其內丈有二尺以種菜蔬以暴衣衾前曰
植野右曰赤阪民居佛寺田園丘墓間以林藪限以
川澤芙蓉之山見於其間春夏縹緲若有若無秋冬
鮮明三峰可數夕陽尤奇吾不能殫形焉左則原野
廣運數百頃黍稷秔粱麻紵菽麥吐華垂穎盈疇掩
畔田父野人及其婦子或歌或語比其乘屋入室也
烏鵲夕集狐兔晝遊厲風暴雨嚴霜積雪於茲爲盛

使我動心變色不敢東面亦奇觀也東偏之山數峰
參差衆樹蒼葢日月出焉風雲興焉是曰三顏雖不
甚高亦爲名山前人歌之三顏之陽榛藪交錯煙靄
繽紛旋麓而北循野而西余未之詳斯廬所見則如
此耳南有物焉如煙非煙如雲非雲徘徊乎莽蒼之
曲隱見乎鬱林之間余嘗怪之以問於人對曰舟也
乃知其有水也然後吾所以游目者莫不備矣於是
乎與二三君子會于斯廬讀書論文無有晝夜西望
芙蓉東眺三顏以節其勞豈不樂哉昔者余之寓於

江都也名其所居曰知松菴其在鑣倉也亦如之寬
保壬戌秋自鑣倉來居於植野亦如之及自植野遷
于斯廬欲更名之既而又思其所以名而愛敬之故
不更也今茲芳子六歲余慮其遂有行而忘斯廬也
故略記其朝夕所見以附新瓦之末焉 寬延巳巳
秋九月主人中根若思撰

其面與高子啓書

于啓足下前每賜書求僕所著而僕未有以應之經
三四年然後纔進新瓦一本今進銘及歌各一篇豈

足以適盛情哉將正諸有道以貽芳子也請歷敘其
所由以竭鄙懷足下熟察之僕使芳子讀論語及歸
去來辭不敬隱几而歌顧謂僕曰君好讀書將以何
爲僕不能對乃爲之辭曰余之讀書也鹵莽滅裂曾
不成章聊以爲娛宜乎其無益也雖然亦有一焉自
知而已自知其愚也自知其不肖也夫唯愚是以自
智夫唯不肖是以自賢其保首領以至于今者無他
焉自知其愚也故不敢驕自知其不肖也故不敢慢
守分從宜無復營營或鬻於市或耕於野或漁於海

雖未之能樂亦有以堪其憂矣苟非讀書安能如此
使余誠善讀書則豈止如此哉於是乎思惟載籍所
有而詠歎之因以爲銘其辭曰郁郁斯文如草如木
無細無大行曼簡牘或美或惡或歌或哭執圭銜璧
歸馬逐鹿誰謂世殊百王在目誰謂地遠萬里可弔
嘉賓良朋實盈我屋於乎小子云何不讀此乃勸芳
子讀書爾其能讀書乎凡百君子是師是友其不能
乎將唯賢姆是賴亦豈易得哉僕攜芳子以過植野
西指芙蓉而告之先人所居因懷羈旅之悲焉又閱

芳子弱喪而末自知也乃作歌曰率曠野兮履秋霜
望西山兮悲故鄉嗟桑與梓今在彼陽悠悠旻天兮
俾心傷乃命芳子朝夕誦之他日其思親也將有以
知此情而三復之矣初芳子之來也家弟年五十僕
加之三而皆無嗣其骨肉之餘獨芳子在僕欲玉之
所以作新瓦也僕死之後足下將思僕之故而愍芳
子豈以其遠而外之哉庶幾告之以新瓦及此書所
謂勉之以淑慎其身使僕無罪焉嗟乎結綠縣黎胡
可及也苟礪石武夫是過焉則足下之惠也僕將拜

賜於地下矣今茲已巳芳子六歲子啓其識之中根
若思頓首
營神廟碑
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烏喙之毒可以愈疾君子之
患可以觀德何則彫琢不至乎尹不全副殺不備痛
痒不除艱難不及至誠不著是故獯鬻侵幽大王以
興四國流言姬公益尊陳蔡圍解尼父彌高蓋損而
益之抑而揚之去而就之天之所以表章其德而耀
諸萬世者於是乎爲無憾焉而知天者有以順之故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有以安之故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有以樂之故七日絕糧弦歌不衰豈翅動心忍性
以弗怨焉乎哉吾故右丞相管公雖未之逮亦其細
也何以徵之公諱道真字三天穗日之胤也昌泰中
以儒雅謹慎爲上及上皇所親信其登泰階也
元首股肱聚精會神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雖有讒慝
將無能爲不虞未幾衆口囂囂使公西遷也然後公
之德可得而觀焉何則吞舟之魚非溝瀆所容也棟
梁之材非部婁所有也騏驥固不可以與罷驢爲駟

焉鳳皇固不可以與雞鶩同群焉君子固不可以與
細人共事焉則公之不遇天也彼蠢爾者焉能使之
公固欲退踰月三請非知天者能如是乎夫唯知天
是以弗怨夫唯欲退是以安之但樂之則未也何以
知之誦公之詩觀公之禮而知其能弗怨也思其所
學視其所尚而知其未能樂也自公薨後京師屢災
讒人多死蓋天動威以討有罪爾而好事者莫之能
辨乃謂公爲厲以報怨焉 朝廷爲之建祠然後止
也無乃比諸良霄乎於是造怨言設鬼事脩怪語以

附會之其賊德也奚翅讒口凡百君子蓋攻其非八
百年矣而未能勝也今於公之事擇其尤大者而討
論之因野史所書而折衷之所以左禮君子也下毛
之野有公祠焉屬天明鄉其承祭者松村廣休出井
從陽松村師文等實能知公而尊奉之乃欲頌其德
刻之于石以諭鄉人施及無窮也屬予代之辭不許
乃敢然也銘曰 恭矣不以好善不以悲公 未幾
昊天靡常作威作福夢夢游衍昭昭來復傲予臨女
前倚後伏非心淫志進退維谷今此下民曾不是虞

且信且疑若有若無違命悖德自速其辜遂逢彼怒
瞻望號呼維聖及賢順之樂之與俱周旋莫敢差池
朝坐廟堂夕卧茅茨不以彼喜不以此悲公之未喪
乃伊乃周執圭鳴玉誰知其憂遭世罔極特舟西流
奉命海隅不怨不尤漁人舟子以君以親操杖授几
如子如臣沒世不忘采繁采蘋日薦月祀號爲天神
無人不尊靡國弗悅立廟作寢奕奕布列松栢垂蔭
梅華如雪侯神所愛勿翦勿折彼昏不知以已視賢
忘德脩怨謂神亦然欲樹之威祗頌其寃其寃孔碩

不啻左遷維一二子寔在天明事神以禮克敬克誠
仰贊洪輝永存風聲嗟爾來世熟思茲銘

謁管相公祠詩

衡茅露爲霜蟋蟀鳴荆扉幽棲莫與歡田野誰相知
開帙戀前脩曳杖望廣畦廣畦坦且靜中有管公祠
鬱鬱松垂蔭森森梅交枝就階脩禮容憑軒想昔時
昔時何罔極紛紜亂是非路險豺狼嗥林昏鷓鴣飛
休歎淪西海遺愛泣群黎况復流離子感物心傷悲
仰歎桂華落俯惜蕙草萎風厲誦甘棠天寒懷緇衣

悵悵不能去含情涕漣而聊和巴人曲以比祝史辭
辭殫情未已徘徊悵勉暉

送芳子歸相模詩

并序

芳子與余寓於下毛語在新瓦寬延庚午秋其伯
母自鄉里召之將厚養之明年春芳子年八歲亦
欲往焉遂與其父俱行余喜芳子之得其所也欲
其克有終也故作斯詩以祝之

莫春春服成游子方翱翔况乃與乃父攜手歸故鄉
芳草萋以綠鷓鴣鳴路傍伯氏旣仁厚故舊亦溫良
爾將承其德永繫于苞桑此行尤可樂別離曷足傷
但母之不存豈不斷中腸庶幾遂愛日令老親復陽
縱見上林華勿忘曠野霜

新瓦附錄終

鳥依深樹轉魚傍綠蘋過斜日不相待無如此恨何
艸廬成龜峰禪師賜詩和以謝之

茅屋已成秋色新黃花紅葉可忘貧雲連山徑少行
客月滿林間多故人象外交友隨惠遠石頭跌坐憶
能仁望中千里虎溪水流入柴門洗俗塵
艸廬成大法禪師賜詩和以謝之
老去幽居始有常閑來自覺日漸長路通金界紅塵
絕地接花宮碧水芳客夢忽回清磬韻禪心新望白
毫光諸天沉是皆青眼相憶無端向道場

早朝

金闕晴雲昨夜飛星迎天仗靄餘暉曉鐘聲動催銀
燭初日影旋映紫微萬國衣冠皆北向六軍車騎已
南歸聖顏有喜新恩厚五色絲綸下禁闈

高子啓將來而未果余年六十見賀以詩故有

容會此作不唯以謝之

漁村西望白雲孤濁酒何年與爾俱結宇蓬蒿惟寂
寞杖鄉道路更崎嶇德音新唱陽春曲綵筆遙投明
月珠聞道時時乘興去小舟不敢向江湖

子直成室

主人三畝宅新共菊花開若使陶潛在應先送酒來

九日贈滕伯梓

客舍黃花酒不足以銷憂何如歸故鄉與家君相酬

遠望

南天白雲去北辰鳥飛還中央數十度唯有芙蓉山

范蠡

人謂鴟夷子一心爲越謀誰知會稽時已思五湖舟

虞姬怨

帳中酒已罄君王涕如雨漢軍皆楚歌妾將拔劍舞

雜詩 二首

朝發雲夢澤夕出玉門關安馳如是馬與爾俱游觀

唯有楊子宅曾無作賦才季路纔一宿歸去不復來

古意

別後蕭條雪始飛知君相思淚沾衣妾心正似清江

水流入滄溟不復歸

元日

五更晴雲映翠巒新年佳氣雪中看春盤盡是故人

贈無限東風不復寒
除夜

人間歲暮惜餘光
爆竹聲聲空斷腸
今夜含情眠不
得明朝應復醉中忘

冬望

孤村雪霽夕陽遙
千里寒光接九霄
旅雁不知何處
宿大江西去更蕭條

雪

纔見古人乘興來
孤舟歸去恨難裁
山陰一夜家家

夢都是北風聲裡回

送信甫之京

客路春寒不易行
馬蹄幾日到京城
西山積雪南浦
雨總是老親別後情

南歸歌

雁北飛兮我南歸
懷佳人兮心傷悲
酒雖甘兮無能
爲

文

黃花園記

草木之華皆可愛也古之君子唯其所遇而詠歎之
自詩三百至於辭賦不其然乎近世以來或愛焉或
不焉雖其所愛猶擇以遷也然後艷麗馨香初專寵
焉其尤者爲鞠爲蘭爲海棠爲牡丹而好古者則自
若也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非唯華也人亦
有之古之民四士尚志農務本工利用商通財亦唯
其所遇必不得已而後或遷遷則安之豈在此望彼
朝是夕非唯利是視如今之人乎哉腰高士毅其園
數晦鞠有黃華足以爲娛家世務農足以厚生此其

所遇既若而人又能讀書以知好古豈屑與今之人
伍乎哉士毅嘗饗諸友於家余與焉主人采鞠以爲
豆實酒酣余與士毅語如此乃呼其園爲黃華士毅
因之然後已六七年矣今茲秋士毅觀鞠於園也慨
然懷舊乃謂余曰吾園之名有自來矣願叙其事而
爲之記使我子孫莫敢忘焉士毅名弘號蘇川世下
毛人其鄉曰赤阪赤阪之渠是爲鞠水鞠水悠悠沃
土如膏亦所以名其園也

秋夜記

主人翫月因與客飲酒酣客歎曰孰謂趙高佞乎主人曰何也曰指鹿爲馬猶其類也以善爲惡仁爲不仁則謂之何曰有諸曰有亂臣賊子不懼春秋而通鑑綱目是懼懼則惡之乃相語曰其論慘刻將無全人則使學者是非相攻而害仁焉是已夫全人猶成人也生民以來其能幾何若臧紇之知公綽之庶子路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乃庶幾乎及其至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綱目之論不亦宜乎況貶其惡而褒其善寬裕溫柔唯理是從可謂仁矣而謂之

慘刻無乃甚於高與望夷之事將不足爲蓋無佗焉爲楊雄悲耳雄之文章彼宗師之劇秦美新乃典謨之而賊雄者其綱目乎彼焉不悲然雄也幸而早死鰥魚之餘其未臭也世祖之師無如之何自漢至宋浮名赫赫何悲之有昔者孔子謂趙盾賢而又賊之視雄於盾則昭昭也聖人之道是是非非而天下平綱目亦然非慘刻也不然春秋何作詩不必刪禮樂刑政將安用之德雖盛乎功雖高乎亦匏瓜哉主人笑曰子豈醉邪何其譁也月出皎兮人皆見之唯無

目者乃不能見可與爭乎曰其浮雲哉吾爲之風曰
吁彼蠢蠢者朝不及夕其能從龍客說既醉而退壬
子秋也

千之說

友人林君更名千之余所擇也君喜曰美哉汲汲如
也其學之則乎余曰然富潤屋德潤身豈偶然哉夫
爲富者莫如商賈而吾與君且莫見之其事雖小可
以語大蓋聚錙銖以成巨萬不亦難乎蚤作夜思任
重忍難暴露于路食肯不甘聞樂不樂營營學學唯

利是圖不敢怠遑老而後成於是乎居廣使衆通財
天下坐致千金錦其衣玉其食非潤屋與古之君子
德盛業廣百世之下稱之不衰非潤身與人十能之
已則千之其用力何如也彼滔滔者或爲或否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而欲如此夫何能爲君既聰明而又
好學譬如未貧而加以勉他日之富不可量也而吾
所望猶在茲者何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以吾觀之
豈徒千之雖億萬之可也

理平

享保九年夏五月賜都人理平地于城東以旌其忠
初理平食于吏家元祿間其主死主母良君年五十
餘理平哀其無告也欲鬻以養之會都下火其家與
財無孑遺矣理平不得已乃託良君於其疏屬之在
下總者而已爲人奴以其給遺良君良君喜其志視
之如子不樂遠在下總而還於是理平結廬官倉旁
以事良君不復遠行爲官倉傭以供衣食無事未嘗
離良君側奉養備至蓋使良君自忘其窮優游卒歲
者二十有六年于今矣官倉吏聞而賢之尋具其事

以白于朝故有是命

孺子曰吾聞之性相近也其相遠者學之弊也蓋
古之學將以成德百行出焉故學殖也不學將落
其今則不然爲人而已何德之能成詩不云乎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不若性之吾於理平以其不學爲
善學矣
其題婦女身觀世音圖
夫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故小弁之怨親親也
親親仁也其詩曰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

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恐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豈
不悲哉若吾所聞則又甚焉其民成俗莫以爲異視
其所生不啻草莽既疾痛之又慘怛之曾虎狼之不
若也如之何其不怨焉而未能怨纔能呱呱吾甚閔
之雖則閔之未有以保之也夫佛憐衆生如母憶子
其脩德也以慈爲綱六度爲目故世有慈母抱子象
寶觀世音也徃徃建祠而供養之將以使人起孝思
慈也余乃效之新畫其象祠則仍舊於是叙其所由
申之以偈將刻諸石以貽來者而未暇也姑書其略

於象側而藏諸祠祠曰福聚院屬寶龍寺在下毛州
三顏山西偈曰今之爲子豈無其歸未之聞也
父母愛子無以尚之服膺寘懷且喜且悲造次顛沛
念茲在茲蠢彼鳥獸猶能如斯汝胡不爾胡不是思
于嗟正士教汝以慈
吾聞之先覺不言久書紳天地與萬物渾然惟一人
陰陽爲呼吸四時是屈伸分野但虛名全體靡不均
羲皇未興時文質已彬彬中原逐鹿日岳牧猶同寅

周公不嘗富顏子胡爲貧大鵬卽蝸鸞朝菌亦大椿
君子語大者莫之能具陳嗟氓之蚩蚩不知是其身
其身各自私眇然如輕塵忿爭析秋毫禮讓望北辰
吾將若之何惟在強爲仁爲仁豈有佗明德以親民
親民以明德德明民乃親民親德益明猶齒之於脣
勿忘勿助長日新又日新及其克有終然後是聖神
又夫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天地者人之身也萬物備
三焉謂之大人今之君子豈無其說吾未之聞故作
此歌以請問之

其五 四言

天地之心廓然大公日月光明萬物會同無內無外
無始無終訢合和樂洩洩融融何時非仁何處非中
勿忘勿助勿自相攻以執其端以執其端以執其端
又謂人說無惡於心之謂之德昔者子文意以立子
吾聞之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天地者人之身也萬物
備焉無內無外無始無終何時非仁何處非中訢合
和暢浩浩悠悠此謂宇宙宇宙卽是人人卽是宇宙
人之大全也嗟乎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謂之小人學問之道無他撤其藩籬而已知松菴主
書此于壁以告同志

書傳習錄後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如斯錄謂性之本體無善無惡
又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之類皆告子之意也孟子
之所嘗闢也陽明肯以此爲教乎若果以此爲教則
學者將去其善以復於性是寂滅也陽明日天命之
性粹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其所以承孟子者是而
已矣豈更立異說自相矛盾以啟天下後世之惑哉

讀者宜明辨之

別錄終

東里先生行狀

先生姓中根氏諱若思字敬父號東里伊豆下田人
幼喪父事母孝謹母夫人命入鄉禪寺為僧常好華

音正德中聞洛有善華音者往見之

平城明德曰先生為僧往宇治

黃蘗山師事悅山晝夜精研唯在得真面目先生讀書不苟如有不通雖歷年之久必記在臆觸事發明曾苦婆子燒菴之則難會後一日得其華音者曰東

解每遇好禪者為言之聞者莫不歎服都有物徂徠者以博學文章誘後進且華音自負我固不如也師鄉去東都又不遠就彼而學不亦便乎先生於是不脫鞋直赴東都詣徂徠許通謁徂徠見

而異之屬之所善寺僧寓居先生嘗爲文徂徠半讀
而舍之心未之善也謂曰苟欲學文則莫若讀左氏
及史漢先生退取左氏伏而讀之爲一序示之徂徠
見而善之題其後曰非復昔日阿蒙也後又爲一傳
示之徂徠大嗟賞相顧坐客曰如是而後可稱學左
氏也由是名聲大聞都下與安藤東壁太宰德夫之
徒日以文章相擷頌一日先生有疾偃卧佛殿後房
將養偶取几上之書信手翻之孟子浩然氣章也反
復讀之慨然歎曰道廣大簡易如是而何茫乎從浮

圖氏之虛誕以誤此生乎於是始有還俗志然亦未
顯言之但見親友語輒及此後遂歸鄉請母夫人不
可伯父某君頗知學曰以子舍爲僧是棄之也彼今
欲還俗是更舉一子也宜速聽之夫人以爲然先生
大喜乃又詣東都寺主亦聞之謂曰聞上座有還俗
之意僧人歸俗長髮人家動受人怪侮宜且在弊寺
俟髮長之後隨意西東可也遂留養髮寺中徂徠聞
之不悅先生亦稍厭徂徠之學乃取所作文章悉投
之甕中燒之藤公謹聞此事大奇之延請先生往寓

之室鳩巢亦聞其賢欲引致門下先生素慕其學委質師事從之加賀數年享保戊戌自加賀還居于東都八町堀無知者又去如鎌倉居于鶴岡廟側與其弟叔德共鬻木履以衣食適有同居者病貧無供藥餌先生盡典賣經籍衣服以資之亾幾又去遊于東都僑居辨慶橋講書先生爲人高潔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故從遊者皆憚之資用乏則綿絲繡針鬻諸市又售竹皮履人目之曰皮履先生一日或進王陽明全書先生本慢之偃卧讀之至致知格物知行合一

之說聳然改容曰所謂孔門傳受之心法盡在此書矣何讀之晚也自是入王學又移寄門人金信甫寓居于傳馬坊坊長高木某好學禮遇甚厚乃講書于高木氏其後移居于深川八幡廟前享保末適遊于下毛植野講傳習錄于金信甫家聞者溢室溫不肖亦幸得與聞焉先生教人先實後名能近譬喻使人易曉也曰讀書者當先觀其大者譬諸遊觀大都者但觀其開闔舖舍之區區而未嘗觀城郭宮室之壯麗則謂之能遊大都可乎又曰誠志道者猶饑求食

苟得即食何暇徘徊顧念先生母夫人老在相摸浦
賀獻致歸省浦賀既喪母服闋植野子第又迎之乃
結社之側日講學以誘子弟邑里向化延享丙
寅上毛下仁田客于高克明家三月而遷移居天
明其弟叔德貧而失業不能鞠其女乃屬諸西家之
嫗而來謀先生即令速取來十一月叔德以女芳子
來因託先生而還時芳子甫三歲先生日懷之撫育
無不至矣人皆難之明年丁卯作新瓦所爲芳子也
下毛之俗家貧者舉子過門三人則拉之習以成風

而不以爲異先生深惡之欲題孟母之圖屬諸寺觀
普諭之或曰不如觀音大士爲愚夫愚婦所歸向依
之作說之爲易論也先生以爲然略題其意觀首抱
兒圖欲以開論而不果先生多病欲依親戚以養老
長姊在浦賀亦召之先生將去爲門人講論語或爲
先生之貧謀之門人厚贈其行先生聞之但受紙扇
而凡金帛皆介不納及去無可以爲盤費乞貸人而
後能發先生已歸浦賀而游觀海濱飲酒詠和歌樂
焉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九盡廢經史百家之學而唱

非賢者餘化乎賢者謂誰故隱君子東里先生也先生
生在佐野學以訓道子弟德以陶鎔鄉里是以其流
風餘俗如此其美焉有文翁而蜀人崇文有常棣而
閩人嚮學先生之於佐野亦猶文常之於蜀閩乎先
生伊豆人姓中根名若思字敬父東里其號也幼而
為僧長而歸儒問文於物徂徠受學於室鳩巢皆不
可其意晚歸王氏良知之學而純如矣先生為人高
潔清苦或耕于野或漁于海或鬻于市食已之力不
屑受人之一錢布衣粗食穀薄之安其所居結茅於

水竹之間環堵容膝處之曠然講學之暇酌酒咏詩
酣暢竟日蕭散可愛然其自律也嚴故眠食出入皆
有矩矱其待人也寬故容而不拒交無吟哇內乎忠
恕外乎義方每出入人家見者肅然改容然能誨人
諄諄深切誘之於善唯恐不及是故人畏其方正而
亦愛其忠厚矣育其幼姪撫字慤到過其所生為之
作新瓦一編其文簡而其旨遠至誠惻怛之意溢乎
行墨之間讀者為之垂淚到其它文皆高古爾雅宏
傑瑰麗卓然作一家言先生晏年學益明德益高同

貧富一壽夭、心無外膠、泊然不動、天地萬物、視為一體、是故堙厄窘迫、甘受安行、不改其樂、先生既不遇於世、其居屢遷、突不黔、席不煖、特在佐野也、最久矣、是故其功德所在、亦以佐野為最矣、到今佐野人苟讀書者、皆聞先生之風、以興起者也、先生末移浦賀、寄其伯姊而沒焉、實明和二年也、先生沒後六十年矣、佐野人恐其流風餘教久而湮滅、欲相與醵金買石、建其故居、一溪山、頌其功德、報之寵靈、且以範後生矣、乃伴來屬予以文、予欽先生之文、行久矣、於是

乎、按其狀、擇其大者、錄之以明景仰之意、且係之以銘、其銘曰、有德行者、必拙辭章、有文才者、行義必涼、文行兼備、唯有先生、先生之文、森嚴而婉、先生之行、清苦而謹、要其文行、霜天一筆、遺化所存、使人自振、嗚呼、先生之德、其亦遠矣乎、

文政七年甲午冬十月加賀大田元貞才佐撰

意于矯之鈞章棘句以為古也而不知其晦廢學師
心以為約也而不知其窄絕物封已以為確也而不
知其刻此三者其事相反而其失則一也蓋性寬縱
者其學必蕪雜故發諸文辭則散漫無度性過刻者
其學必簡徑故發諸詞章則儻縮不暢宜哉得其中
之難也能兼三難而奄有之者持有故隱君子東里
先生焉耳先生之學能自博而入約故其約也簡當
先生之文能自巧而入雅故其雅也古奧先生之行
能自寬而入確故其確也清苦是其所以為一世偉

人也若夫學行姑置焉如文之古雅何容易韓柳之
文獨步後世者不在其巧麗而在其古雅也歐蘇諸
公典麗則有而古味漓焉何況其下乎先生之文其
古奧者如管廟碑議論雄快而矩度森嚴漢後之人
無此識量又無此筆力實秦漢之文也下野須藤氏
之柳圃舊有先生遺稿刻板焉多年不榻世無知者
頃予門人青山士類遠藤修卿輩與其族仲友謀之
因摺數十本再公之於世請予曾所作後序然序中
間有觸世忌諱者不欲汎視於他人故不敢應其請

別題其後贈之先生以明和二年乙酉二月七日没
予以是歲三月朔生先生之没距予之生二十四日
而予曾序先生集今又跋其集是奇緣也世之無古
學者既不足知先生其知先生者蓋自予興矣享和
元年辛酉三月二十五日多稼居士加賀大田元貞
才佐父書其書後庶侈其傳

書東里文集後

言原於真誠則不事華藻而人自聽信發於矜持矯
飾則極其圓活之妙而益來憎歎惟文亦然果本於
大倫至情則讀之自有不盡之味斯為文正軌如東
里先生文集其庶幾乎先生謹於制行不甚尚文藻
晚歲又以所作不滿意而棄之故存者綦尠然舉皆
清雅可誦而精力所注最在新瓦一編纏綿懇惻之
情藹然在目蓋其長厚之心實根乎天植矧摛辭之
明暢又足以道達底蘊乎輓近文風之熾集之鏗棗

公世者累々大都逞於翰旋頓挫之末務悅人心目
而誠意索然讀未竟半使人恐卧爾時乃有如斯集
者出抑亦橫流之砥柱歲寒之松與柏也下毛須藤
子直師先生輯先生遺稿令可傳考覈殊勤子直既
沒厥孫子寬久遠藤生索跋尾于予予生之晚也不
逮見先生且編首有鴻碩柴栗山序予何必作然先
生懿行良可欽尚柴栗山予嘗嚴事私心所不能契
而須藤氏祖孫薦於師弟之誼又犁然有感乎中故
不辭而綴詹言也若此

天保戊戌壯月下浣

紫真古賀煜識

夫治政必先正人心人心正則天下歸之矣夫文章之品莫如大雅雖然非徒剪除俗調以為雅也非刊落枝詞以為工也必也才雄則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為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異於世之作者若否則鄙近而已淺俗而已矣明嘉隆之間李于鱗王元美諸公務倡古文辭字字句句踏襲秦漢剽剽左國之文鈞章棘句纖佻譎怪有一二之君子欲以清真矯之而其模擬之陋文離漫衍殆不可救藥矣

東里遺稿跋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至哉言乎夫文章之品莫如大雅雖然非徒剪除俗調以為雅也非刊落枝詞以為工也必也才雄則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為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異於世之作者若否則鄙近而已淺俗而已矣明嘉隆之間李于鱗王元美諸公務倡古文辭字字句句踏襲秦漢剽剽左國之文鈞章棘句纖佻譎怪有一二之君子欲以清真矯之而其模擬之陋文離漫衍殆不可救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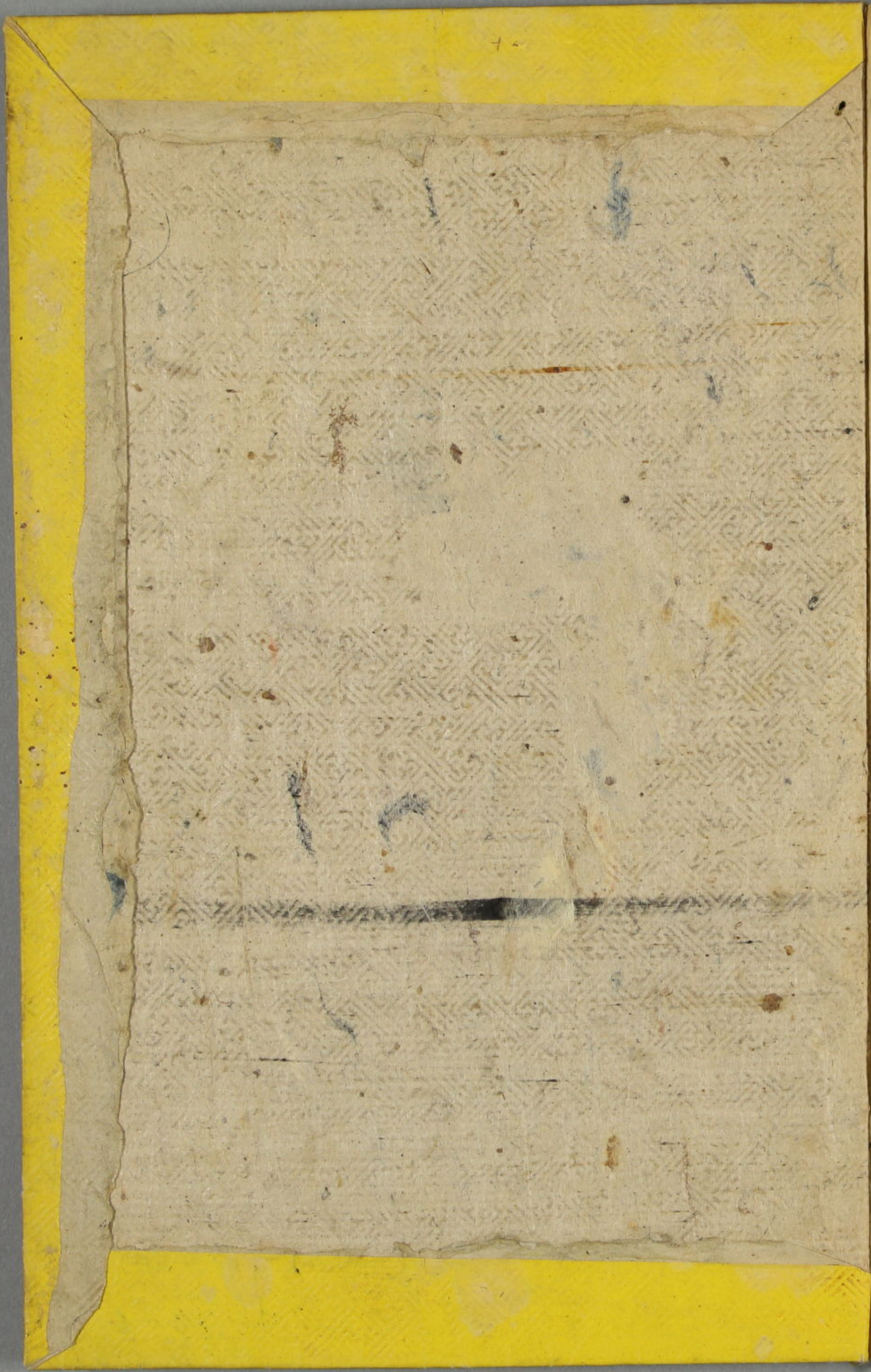
我邦享保之際、東都有一霸儒、主盟騷壇、務倡李王之文、以淺陋之說、驚攪於世之學者、而辭之蕪陋、固不免文妖之目焉。能不為時習之所漸、而其文雅馴、春容能宗歐蘓之風者、其唯東里先生乎。先生始為浮屠氏之徒、一日讀孟子、至養浩然之氣章、曰：道在是矣。翻然改悔、盡屏棄其所學、而以古之聖賢為準的、躬行實踐、立志確苦、不恥於古之賢士。且其學則邃於經、淹於史、而於天下有字之書、無不披覽。且其文之雅而工、能得歐蘓之意、豈非奇偉卓犖之人能

若是乎。先生及物徂徠、室鳩巢之門、於二家之學、大有所裨。蓋晚年攻王陽明良知之學、得知行合一之理、欲直溯於洙泗之淵源、其學之駁雜、雖不合於古之聖賢、然其信道之篤、立志之確實、近世儒者之所希也。其文之醇深溫雅、矩矱有餘、而精義不乏、貫天、人以為學。羅古今以為資、譬猶出內官、尚方之膳、羅水陸之珍、以供易牙之烹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其高出時流、卓然傳於後、而近世能文之士、太田錦城、佐藤一齋等、揄揚先生之文、不容口、非天下之至文、

而名家之評論豈若是乎余之祖子直從先生遊固
稱高足弟子嘗得其文數卷開雕傳於世舊板漫漶
殆不可讀故重刊之而聊論其文如此
天保九年四月下澣
須藤子寬識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signature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嘉名家之評論宜若是乎余之祖子直從先生
稱高足弟子嘗得其文數卷開雕傳於世舊
殆不可讀故重刊之而聊論其文如此
天保九年四月下澣 須藤子寬

西元一千九百一十一年
須藤子寬



